

湖北作家作品选

(2016 — 2017)

湖北省作家协会 编



中篇小说卷
(下)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湖北作家作品选

(2016—2017)

湖北省作家协会 编



中篇小说卷

(下)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湖北作家作品选:2016-2017.全2册,中篇小说卷/湖北省作家协会编.—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9.1

ISBN 978-7-307-12531-5

I.湖… II.湖… III.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作品综合集—湖北 ②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I218.6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78950号

责任编辑:黄殊

责任校对:汪欣怡

版式设计:韩闻锦

出版发行: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箱:cbs22@whu.edu.cn 网址:www.wdp.com.cn)

印刷:湖北恒泰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720×1000 1/16 印张:27.75 字数:511千字 插页:4

版次:2019年1月第1版 2019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307-12531-5 定价:76.00元(全2册)

版权所有,不得翻印;凡购我社的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目 录

不知去向的别先生	刘诗伟 / 219
六渡桥消失之前	谢络绎 / 255
老孩子	普 玄 / 294
时于此间	方 方 / 342
热干面记	李 榕 / 384
贵妃芒	马 竹 / 405
后记	/ 433

不知去向的别先生

刘诗伟

1

夏天还没有到。别不改说，到了夏天他想邀约 4791 的人聚一聚。别不改没出面，消息是别大方主席替他发布的。

4791 是古城师院的一个班级号，4 指中文系，79 是 1979 年，1 表示第一班（其实只有一个班）。当年那位黄眼镜校长是个搞谍战的旧军人，或许弄过摩斯密码。4791 班一共 42 人，其中有女生 6 人，而今全都年过半百，年长的老班长虚岁六十，开始咬着烟屁股吹嘘小孙子在幼儿园谈情说爱的风流。近年，4791 的人时常一桌半桌地错落小聚，由头多的是。自然，各人变化也明显，譬如胖的瘦了，瘦的胖了，个别美的和丑的居然长得颠倒过来，少数人性格明显不那么连贯。但整体而言，在这个光荣的年代，大家混得还不错，多半人落户省城，七八个进驻北上广。有两人略微突出：一是别大方，一是别不改。另有两人走了：一个去地球那边，一个去地球下边；去地球那边的是当年的班花，去地球下边的是当年的花痴，此二人从前有过一段时光，那些青涩小儿科已对付不了而今的重口味。

大家聚到一起，无非是撮一顿，胡侃一通，努力像从前那般热闹地温故从前的胡闹，也讲糗事和小道消息，比如某人找“小姐”孝敬他老子，或者“大老虎”什么的。偶尔，彼此细问毕业后的岁月，场面立时静寂，答话的那个不停眨眼，左右听话的一起瞪眼，像是发布病情。于是有人赶紧插播一段荤的，全体复又哈哈。但聚得多了，下酒的噱头老是重复也不过瘾，便有所拓展，把矛头对准别不改。

别不改从来不跟大家往来，而且他是 4791 班的首富。

在全班同学的记忆中，别不改的样子跟首富实在有些风马牛：软乎乎，矮胖，平头，土豆脑袋，大鼻孔，翻嘴（现在叫香肠嘴），额头油亮，戴一副瓶底眼镜，眯细小眼从不朝镜片的外面看，穿发白的蓝布中山装，像“文革”时的某位“天才理论家”，身上散发一股强烈的馊味。诚然，那样子和气味都遗留在4791的寒窗里。而今若要谈论别不改，最权威的当是别大方。别大方不仅也罕见地姓别，而且当年跟别不改过从甚密，毕业后一直断续联系；尤其是别大方很能讲——人家混过江湖，现在又坐在省书法家协会主席的位置上，说话放得开。大家说“别主席讲讲吧”时，多少有些敬重的口气。

别大方眯起肿眼泡，微微笑，转过挂一串葡萄斑的长脸，去看身边的老班长和夫人，说：“当年，老班长在乡下务农跟一位大姐相好，估计情节已经严重。一次，那大姐来学校探亲，老班长东躲西藏，慌忙之际吩咐别不改解危，别不改将大姐领到湖边的垂柳下，自个儿使劲含泪悲戚一番，摊开左手，亮出掌心的一个‘菱’字，大姐问什么意思，别不改说老班长被足球击中了屁，住院多日，医生宣布武功已废！即此不另。”老班长和夫人就跟着大伙一起笑得眼泪横飞。

然后，老班长揉着眼眶指出：“当时他本来是派别主席去做思想工作的，结果别主席把任务交给了别不改，但别不改掌心的那个字肯定是别主席的书法。”大伙不由齐声一“啊”。别大方反问：“你们信吗？别不改听我的？”老班长说：“别不改打死也想不出这一招。”别大方说：“老班长您忘了，别不改就喜欢玩文字游戏呢！”

下回，别大方未讲先笑，打算整一个佐证别不改“玩文字”的黄段子。有个家伙偏不拿他当主席看，抢先戳他的短，说，当年4791班有两个退稿专业户，一个是写论文的别不改，一个是写小说的别大方。有一回，别不改的退稿中夹了一封手写信，字迹娟秀，盛赞别不改才华横溢前程似锦并邀他面叙，署名文丽。别不改大喜过望，次日湿了头发梳出瓦式三七开，前往编辑部，结果鬼打架，人家那里根本没有姓“文”名“丽”的女编辑。回来，别不改关在高低床的蚊帐里鉴定笔迹，发现信是别大方伪造，气得卵子直跳，就揪住别大方去城墙上决斗——看谁把谁掀到城墙下。“结果呢？”座中的女同学急问。戳短的家伙一噎：“结果呀，结果两人都怕死，虽然死死抓着对方不放，却心照不宣地在城墙上翻滚了两个时辰。”如是，大家都朝别大方甩起手指头来笑。这回老班长也在，老班长说：“可见，别不改掌心的那个字是你写的无疑。”

分手时，有人向别大方提要求：下次讲讲别不改怎么成为领袖之子的故事吧？别大方没接碴儿，却宣布一条消息：今年是4791班37周岁，都活得快没性别了，别不改准备出山，搞一场全班聚会。“怎么聚？”有人问。“裸聚！”别大

方说。不料，这么好的消息居然没能让在场的人爆炸，大家彼此淡然相看，座中两位女同学撇了撇嘴。别大方瞪大眼睛问：“都不信呀？”谁说：“信不信无所谓的，能聚就好。”

2

如此聚会，简直像喝汤，鲜美，快活，十分有益于身心健康。可其实，汤汁都是从肉和骨头里熬出来的，也就是说，汤是湮没了肉和骨头的，没有那些饥荒年代的硬东西，何来盛世之乐？

1979年8月，别大方坐上一辆红客车从家乡出发，跟少年别不改殊途同往，投奔古城师院。客车进了城门，老远看见车站外挂着“热烈欢迎79级新生”的大红横幅，新生们纷纷往横幅那边聚。忽然，别大方的目光被街面上空的一条花布片勾住，那玩意儿吊在一根斜拉的电线上迎风飘荡，让他心绪不由沉落：半月前，母亲拿着他的大学录取通知书四处宣传，一位麻脸街坊不信，说古城哪有大学？母亲当场跟人吵了一次不分胜负的架；而现在，空中飘荡的花布片岂不是跟麻脸帮腔？下车后，别大方拎起行李，独自走出新生潮，在一爿杂货铺的门框边歇下，花一毛二分钱买了古城牌香烟与火柴，坐到行李卷上点火。

天色渐暗，车站外的新生被一车车装走，剩下几名“老生”在收拾桌椅，场景立时空茫。别大方扔出烟头，火点落下的那边还有一个家伙，坐在一口黄木箱上，戴一副瓶底眼镜，正埋头用鼻子往书页上嗅。别大方起身去踩烟头，招呼：“喂，看什么？”瓶底一动不动，翻过一页。别大方踢踢他的鞋帮，等他仰起瓶底，问：“新生吗？”瓶底点点头：“是，是的。”别大方说：“都走了。”瓶底连忙站起，向车站那边狂顾，一边喊：“怎么办，怎么办？”声音像年幼的鸭公。别大方欣赏这个呆子片刻，笑笑：“还有我呀。”之后，两人联手拦住一辆人力三轮车，坐上去，在昏暗的街灯中摇摇晃晃地前往师院。路上，彼此互报家门，都为对方姓别而欣悦。别大方问：“刚才看什么书？”别不改说：“字典。”别大方很吃惊：“字典？”别不改谦虚地笑：“还有一百多字没记住呢。”

这便是别大方跟别不改最初的缘分。

当年跟后来不同，社会上把1977、1978、1979三届大学生称为“新三届”，认定是中国未来之希望，“新三届”们自然敏感而豪迈，入学后人人怀揣理想，不分昼夜地苦读奋斗。古城师院4791班奋斗在中文领域，大家很快按志趣分成两派：一派搞创作，一派做学问。别不改喜欢认字，毫不犹豫地一头扎进古汉

语；别大方一度在创作和学问之间跳来跳去，即使跳到学问上来，也没有朝古汉语的门里瞄一眼，而是脚踏着文艺学和文学史两条船。别不改的古汉语又叫小学，研究文字音韵与训诂。据说小学这一支起初还有一名女生的，但不久被“做小学等于提前做老太婆”的言论吓跑。别大方天生自视甚高，却乐意跟憨朴的别不改交往。

别不改的智商或许不算出众，但绝对是偏科天才。他的英语十有八九需要补考，却能把“死去”的宋音三十六字母“帮滂并明、非敷奉微”之类和《广韵》的声类与韵部横背倒诵。他已经知道乾嘉学派和段玉裁、章太炎、黄侃等人的学术。班上每次临到做古汉语作业，总有男女同学抢着喊：“喂，别不改，帮忙看看，我去带饭！”偶尔，讲古汉语的老先生“诲人有倦”，也让他代劳。但没过多久，别不改又多了绰号，被叫做“左传”或“别左转”。那是《左传》开讲前一天，教室黑板右侧贴了十余张稿笺，像“文革”的小字报一样壮观，同学们拥过去看，原来是一篇学术文章，题为《对〈左传〉若干注文的纠正》，文中罗列了名家注本中的注音注释讹误凡39条，并一一予以校改，结尾特别提醒大家读古文慎究注文，切莫以讹传讹。文章没有署名，大家不约而同地掉头寻找——此时，别不改坐在教室后面的角落里，正趴在拐椅上嗅他的线装本。于是左传或别左传被叫开了，学校表彰先进，黄眼镜校长讲话点评，跟同学们一样称他“别左传同学”。

左传自然也成了青春笑料。譬如创作派中的几个伙计，其实是调侃地叫唤左传。别不改本来并不介意这个称呼，但毕竟品得出“主题先行”的怪味，那双小眼睛就常常在瓶底下翻出两道厌恶的白光。一日，在寝室里，一个长头发大声问：“左传兄，弄小学会不会把雀雀（男性生殖器）也弄小？”别不改一下子跳将起来，暴凸的白眼珠贴上瓶底，捋了袖子亮出两截又短又粗的胳膊，狮虎一般扑过去，怒吼着要拔掉对方的“长毛”。好在“长毛”也给别大方带过饭的，颇长的别大方就一跃插到了二人中间。

这之后，别大方出于好意找别不改谈心，问他钻研小学是要到哪里去？别不改一下被问住，举起白光晃晃的瓶底反问：“那你写小说是要去哪里？”别大方回答：“表现人性。”别不改说：“我把汉字弄明白。”别大方又问：“为了什么呢？”别不改一笑：“我喜欢。”别大方也笑：“这个是不够的。”别不改说：“那就再加用它教书吃饭呗。”别大方看出别不改已无法逆转，简直近乎不幸。

但左传的不幸是因为“左转”。大二冬季，学校开运动会，一伙人在操场的一端投掷标枪，一支标枪飞出时，前方出现了左传，正捧着书在操场那头晃悠，这边的人大呼：“左传——左传——快跑！”无奈左传听成了“左转”，抖擞一

下，掉头向左奔跑，刹那间，半操场的人以手捂眼，只听前方“哎哟”一声，一具肥胖的身体扑通倒地，众人挪开手去看，标枪插在左传的屁股上，稳稳地斜着。

左传被抬到学校医务室，解开裤子来看，标枪插入了大半寸。好在是棉裤，好在左传的臀部十分肥硕。校医为左传清洗消毒，上药，敷住伤口，还打了破伤风针，让他暂且趴在推床上静养。一会儿，那个掷标枪的同学来了，沮丧地站在推床前，结巴说：“左传……兄，药费我赔！”左传疼得闭着一只眼，想了想，手拿到屁股上方摆摆：“这样吧，药费有学校报销，你不用管，许慎的《说文解字》3块6毛钱一本，替我买一本。”那结巴子就无比结巴地答应下来。左传因祸得福，竟发了一笔偏财。

那时上大学国家是发生活费的，师范生还略高一些，每月16至23块不等，依家庭经济状况分出级别。左传家不算最穷，发18块半，因他爸在他念高中的那所中学烧火（做饭），可以领工资。但18块半买饭菜票花去15块，剩下的钱很吃紧，买一本《说文解字》整整差一毛，还得买点牙膏肥皂信封邮票什么的，最后连新电影《叶塞妮娅》也看不成。起初，家中每月给左传寄点钱，但左传念着祖父祖母母亲及弟妹在农村，坚决不让父亲再寄。左传没钱，想要一本书，就找衣物送给同学，让人买书，算是易货贸易。到了大三，左传一年四季只有冬装和夏装两种衣服替换，春秋时节就挪冬借夏地糊弄过去。为了节省时间，左传从不料理自己，是有名的“三不主义者”：不洗碗、不冲澡、不换衣。那床被子好像四年没见洗过一回。而且他还有一个不好的毛病，老是找不到自己的牙刷，抓住谁的用谁的，后来室友们都把牙刷藏起来，他便常常刷不成牙。

有一年，一位女生在学校食堂排队打饭，突然晕倒，经校医掐压人中才活了过来，原因是疲劳过度和营养不良。这事对左传触动很大。不久，他做出决定：少下床。他的床是上铺，他把买来和借来的书全都挪到床上，靠内侧码成半匹墙，除了听课和吃喝拉撒，再就待在床上，放下蚊帐自成一统。室友们时常听到他念念有声，把床架晃得吱吱作响。那时，师院每天晨跑，左传不参与，辅导员找他谈话，他穿一件红裤衩爬下床来，朝辅导员嘻嘻笑，说饭菜油盐少，他只好堤外损失堤内补，省些能量。辅导员说跑步正是为了强身健体呀！他便两臂一弯、屁股一撅，做出一个癞蛤蟆起跳的姿势：“您看您看，我这体魄！”那汗毛茂盛的胴体还真是白胖白胖的。

那时，别大方正轮换跟几个女同学交往，左传约别大方去城墙上散步，羡慕地询问经验，别大方说：“讲卫生。”

而今，别大方每次跟 4791 的人聚会后，自然还得回到自己的岗位。别大方的岗位在省文联大厦的 12 楼，有大办公桌和皮椅，有装满书籍的玻璃书架，有沙发座和茶几，有一面鲜红的小国旗，也有烟雾、茶水、来人以及打嗝放屁一起腌出的气味。因为办公室面积“超标”，辟出一间别室，摆了捉毫书写的毡布大案，留有耳门进入。别大方坐到这个位置也是努力的结果，除了曾经求学跳龙门，几十年来追随时势笔耕未辍。有一年为了拿奖，跑过一些环节。手头支绌时，甚至把鸭舌帽拉低了向左传讨些赈济。很多事弯弯曲曲，不是能力水平问题。这些年，别大方淡下来，微笑着，偶尔发点不着四六的小脾气，像个主席样儿。但别大方坚持弄字，也就是练书法，而且跟别人不同，专弄各式篆体。篆体跟小学有关，因为从前受过左传的熏陶，或许也是怀念。别大方的左边太阳穴挂着葡萄斑，比 54 岁的实际年龄显得老。

近日，别大方总是无端想起左传。左传虽然已是人物，但左传跟自己比，究竟哪个更为成功或者更为失败呢？这家伙现在在想些什么东东？他本来是要微笑的，却啊切一声，打了一个大喷嚏，就眨眨眼，仰靠到皮椅的高背上，一波一波地摇晃，一面让怀想轻飏，一面感受皮椅晃动的舒服，索性闭上眼皮。

“得、得、得。”有人敲门，手法很文雅。

别大方睁眼愣怔一下，起身过去。

“你是？”别大方拉开门，门外站着一个陌生女人，心想，莫非是青春年代的某一位？但陌生女人莞尔一笑：“我跟您曾经见过的。”爽朗的声音和光明的态度驱散了别大方的遐想。

别大方邀她去沙发上就座，一边坐到她的对面。看上去，她有四十岁左右的年纪，瘦脸，面颊白皙而肤质略显干涩，但眸子黑亮，目光柔韧绵长，鼻梁挺直磊落，那样子使她的莞尔越发显得清洁。在一个瞬间，别大方确信自己在某个年代见识过这类女性，譬如大学时期讲授欧美文学的那位漂亮的女老师。

“您找我？”别大方使用了“您”，似乎有些愿意跟她聊聊。

“是。”她将手中的一只蓝色化纤布包提起，亮了亮：“我是从汉江大学来的。”那布包上印有毛体的“汉江大学”，进一步证明她的表面仍然停留在 20 世纪的时光里。

她一直保持恬静而光明的微笑，让别大方感到时空莫名的亮堂，又一时找不

到应酬的尺寸。别大方略显慌乱地给她冲茶，她从蓝布包里取出两本书放到茶几上。书是古铜色封皮，近乎大辞典的规格。别大方向她递去茶杯，她接了，放下，拿起一本书来送给别大方，说：“请您指教。”别大方接过书，见书名叫《汉字与汉文化探源》，著者古兰，不由抬头诧然相望。她便微笑得灿烂，说：“古兰是我，我找不到别不改先生了，特来见您。”

别大方一下子全想了起来，禁不住蹿身而起，像从前面对左传别不改似的，扬起一根手指，朝着古兰面前连连甩动：“啊，古兰呀古兰！”古兰望着别大方，脸颊顿然潮红，急忙拿起另一本书送过来，说：“这一本托您转交别不改……”

4

1983年，左传别不改和别大方于古城师院毕业，同时分配到江汉平原的一家国有农场的子弟中学任教。左传迷恋汉字，按规定工作两年后，考取江城大学古汉语研究生，做了黄（侃）门弟子。本来，以这家伙稀烂的英语是考不上的，但他出了奇招，在专业试卷上写道：本人以康熙年间规范的繁体字答题，如有一字串代，请赐零分！改卷时，他的答题内容全对，却无人能判其繁体字是否无一串代，经转呈南大程老先生过目，方才得以认定。这样，左传虽然英语不达标，而被力主改革的校长特批破格录取，在当年一度成为考研美谈。

不过，左传还嫌美得不够，闹过一次反复。大约入学不到两月，左传收到程老先生从南大寄来的一封信，信中向他表示赞赏和祝贺，顺便指出他的答卷中有一个常用字写错了，即“钱”应为“錢”。左传看完信，脸上顿时火辣，顾不得老先生袒爱，急匆匆跑到研究生院去揭发自己，恳求退学，以待明年再考。接待他的人一时懵了，问他怎么这么奇怪。他也懵了，说这很正常啊。一来二去就争吵起来。后领导闻声出面，把他领到一间小房里说话，比他更恳切地希望他从大局着想，为学校保住美谈和名誉。左传耷头沉默，最后提出一个请求：让他亲手把试卷上的“钱”改为“錢”。领导表示同意。

第二年，别大方也考取了江城大学。别大方发表过几首诗，原本想通过做省文联主席的义父调到文化单位的，但教育界把关严，出不去，为了理想，只好转而考研。那天，别大方从宿舍三楼下到二楼楼梯口，楼道有人喊：“老夫子，学报编辑的电话，找你。”一个熟悉的鸭公嗓门回道：“挂了，他们想改我的稿子呢。”别大方驻足转身，与左传迎面相遇，左传一时立定而望。别大方就欢呼：“左传兄，你咋成了老夫子？”左传这才眯着眼嘻嘻笑：“莫非你也考来了？”

老夫子别不改除了专业领域变得口气粗壮和身材进一步胖，其他方面一如从前，最大特色还是不讲卫生：蓝布棉袄的两个袖口油光鉴影，鲜明地映出左右开弓擦鼻涕的频繁与熟练；尽管相距几米之遥，一股长久腌制的人腥气扑鼻而来。但是老夫子毕竟是本科兄弟，别大方奋不顾身地冲上去，跟他拥抱了……

研究生时期清苦而寂寞，别大方时常去找老夫子聊天。由于老夫子的寝室比老夫子更臭，别大方又把他领到自己的寝室来。有时老夫子看书不想动，别大方就用肉丝面勾引。老夫子来了，其实也没什么好聊：聊学问，专业不同，别大方是学现当代文学的；聊女生，老夫子不懂；聊古城师院，两三回之后就是炒现饭了。后来，两人下象棋。老夫子下棋入迷好胜，每次轮到他走棋都要探出身子，俯在棋盘上方，把格局遮住，用瓶底眼镜照着棋子使劲研究；时间长了，别大方去撒尿，回来，他的姿势原样未改。但老夫子到底力不从心，一直输多赢少。别大方赢了棋，心里盘算：只有让他多输，不服，才会再来搦战，让自己得以常乐，就以言语挑逗：“跟我下棋一般有三点体会，一是水平差不多，二是下得别扭，三是不该输的输了。”老夫子果然光火，离去时丢下一句：“小子莫狂，下次收拾你！”

有段时间，老夫子老是感冒，鼻涕止不住，下棋时抹鼻子后也不揩手，弄得棋子黏乎乎的。别大方不敢碰棋子，找一双筷子来夹，老夫子快要输，夺去筷子，一折四截，扔到门旮旯去。下回，别大方削一根二尺长的木棍，准备在棋盘上戳棋子。老夫子见他手持木棍，问：“干什么？”别大方用木棍戳着棋子示范一下：“杀棋呀！”老夫子照着棋盘飞去一脚，任棋子咣当四溅，掉头而去。别大方追到楼下，当着老夫子面，把木棍咔嚓折断，老夫子这才抬手拦住一泡鼻涕，笑了。

在江城大学，看书、听课、写作是日复一日的常事，所以杀棋与吵架倒留下深刻记忆。此外，在别大方的印象中，老夫子别不改于毕业前出版过一本不厚但据说颇有分量的小学专著，系里按教授规格为他举办学术报告会，别大方去听过，人不多，老夫子讲得满头大汗。再有，就是老夫子“骂楼”和给人“送大礼”……

“骂楼”是为了留校。本来，导师正在为他的事上山下山奔走说项，据说已有眉目。但老夫子抑制不住窃喜，邀同门师兄弟小聚，三杯下肚，竟摇头叹息：“唉，我留校后，其他老先生的课怎么上哦！”诚然，这样讲话不过是学人的得意，而且话从老夫子的嘴里说出来，应该不会以为狂傲多于悲悯；可是，座中偏有犹大。翌日，导师把老夫子传唤到书房，黑着脸，在三尺空地来回疾走，连声骂道：“岂有此理岂有此理江城大学还有我还有杨敬斋先生马继侃先生你算老几

你不知天高地厚你教我怎么办——怎么办!”老夫子像从前乡村的地主，勾着头，肉实的身子一缩一抖。后来，骂声停了，老夫子转目偷窥，已不见导师人影，立马撤退。接下来，便轮到老夫子骂人。一连几个白天，老夫子一夫当关地立在寝室楼道上，双手叉腰，犟着脖子，瓶底眼镜一闪一闪地放光，但凡听见脚步，就以旧镇上恶妇的态度大骂：“他妈×的，小人难养——有本事出来跟你大爷应战!”

那样子和骂声是那座老楼当年最为深刻的批判，想必后来的学弟学妹们也会时常忆及……

老夫子白天骂了人，晚上上一层楼，闯进别大方的寝室，一屁股坐到铺上，豁着大嘴喘粗气。别大方已知道老夫子的事，不宜拎这一壶，就朝床头架上的棋盘努努嘴。老夫子不应。别大方吞一口涎，色色地取出烟来，递过去，老夫子也甩手不接。沉静一会儿，老夫子嘴上咕哝一句：“老子杀人的心都有!”

事态严重，别大方必须拯救，就以恶治恶地嗤道：“瞧你这点德行，除了留在江城大学就不活了?”老夫子嘟哝：“老子除了做学问，什么也干不了，什么也不想干。”别大方指出：“学问也不是只有江城大学才有，江城还有好几所综合大学，去哪个中文系不行?再说，你这门学问全靠自己做，跟留在什么大学何干?你就是不服一口气!”老夫子不说话，但脸上略有起色，因问：“别的大学如何去得了?我又不会送礼?”别大方便笑：“又不是没有送过。”这么说，是因为有一年寒假，老夫子用蛇皮袋从乡下背来若干鹿鞭去孝敬导师，导师见这怪物恶心，一脚踢去，几支鹿鞭飞出窗外，扑嗖嗖地落在江城大学的半山上。老夫子正色道：“说正经的!”别大方说：“正经的简单，背上你那些研究蚯蚓（注：指古汉字）的成果，去隔壁汉江大学毛遂自荐。”

没几天，老夫子果然喜形于色地前来报告：“还真他妈的天不全黑，我去汉江大学，不仅被热情接待，而且接待我的是一位姓古的副校长，这古校长也是研究小学的，在刊物上读过我的文章，答复得颇有口气!”别大方就拍着老夫子的肩膀替他高兴，说：“你呀，不能光知道古代的那点风景!”老夫子取下瓶底眼镜，哈了哈，扯起衣角来擦，一面给别大方奖赏：“行，陪你杀一盘。”

之后，差不多一个星期不见老夫子踪影。别大方下楼造访，老夫子的门由房内拴着，敲几下，没有应声，再敲，一边喊：“是我呀!”老夫子在屋里高声道：“没人!”别大方知道老夫子的迷劲发作了，摇头一笑，更大声喊：“屋里是哪来的猩猩!”老夫子大约觉出自己犯下低级错误，就丝丝拉拉过来开门，说：“正赶写论文呢。”别大方忿道：“扯淡，现在是抓紧活动的时刻，写什么论文!”老夫子眯了眼，诡秘地把嘴巴送到别大方的耳边：“这回是送人大礼咧!”别大方问：

“谁？”老夫子说：“古校长——干部考察，人家急用！”别大方瞪起眼：“什么？这跟女子卖身何异？”老夫子讪讪地笑：“算是金刚石宝刀生一次锈吧。”

1988年秋，老夫子顺利登上汉江大学中文系的讲台。不久，做了大一女生古兰的老师。而且，古兰是古校长的女儿，因为家学渊源，偏爱小学……

5

老夫子虽说是个肥胖的矮家伙，但学问扎实胸有鸿鹄，曾经在讲台上放出豪言：不出十年，汉江大学就是华中地区的小学研究中心。而人一绽放，周身的异味也随之消退。对于古兰，老夫子简直是一朵香花。盛夏的一天，老夫子正光着胴身在斗室里劳作，门虚着，有人半推了门，叫唤别老师，老夫子掉头一看，是古兰！古兰穿一件粉花连裙，胸部膨胀起伏，抿着浅笑，下巴一侧的三颗小痘子憋得又红又亮，晶莹黑眸直视老夫子。老夫子慌忙抓了衬衣往身上套，古兰拿出一本书，放在桌上，转身风影似地消失。

老夫子半穿着衬衣愣怔片刻，转头见桌上的书是歌德的《浮士德》，心里一动。没错，老夫子的确向来对外国文学不以为然，但是浮士德的故事还是知道的：莫非古兰拿我当作饱学多闻的浮士德老博士，而她甘愿做美丽纯朴的玛甘泪？莫非她正在期待我走出书斋，而她早已开始培育她和我的爱情？……多么美好啊，请不要停留！老夫子感到一种崭新的激动，心中的静水掀起波澜。一连几天，他像一只多情的公猫，尾巴总在一撩一撩地晃动，眼前浮出古兰的眸子、胸脯以及小痘子，生理上竟然发生了很不恰当的反应……

不日，老夫子去到一墙之隔的江城大学，一脚踢开别大方的寝室门，大喊：“我来了！”别大方正伏案赶写毕业论文，头也不抬，扬手道：“今天不杀棋。”老夫子鼻子一喷：“鬼才杀棋呢，老夫来教你认字！”别大方估计撵不走老夫子，只好放下活计，可转过身来，却是吓得一跳：老夫子穿一件“广式”大花褂，胡茬精光，湿漉漉竖立的头发散发出劣质发胶的气味，脸上嘻笑熠熠——陡然变成了一个鲜活的妖怪！别大方噗嗤道：“你这是刚刚从广州珠江里打捞起来的吧？”老夫子仰起脑袋：“怎么，就兴你人模狗样，不许老夫光亮一回？”别大方明白了，连连点头：“是，是，你发情了。”老夫子反驳：“那么说，有人每天都在发情啰！”别大方只好叹息：“时代不同了，小学也不甘寂寞啊！”

后来，经别大方诱供，老夫子交代了玛甘泪。但别大方问：“你不是要教我认字的吗？”老夫子抿住笑，去桌上翻过一张稿纸，写下：

祖

老夫子问道：“认识这个字吗？”别大方很疑惑：“难道这不是祖国的祖？”老夫子很不屑：“这个字，首先是祖宗的祖呢。”别大方仍是不解：“你想说什么？”老夫子且问：“知不知道这个字如何造出来的？”别大方想想，说：“会意。”老夫子又问：“怎么会意？”别大方试探地说：“大概由祭祀引申。”老夫子连连摇头，老气横秋地叹道：“咳，不知所以然了吧？亏你一直蒙在鼓里使用它！”接着顿了顿，声音陡然明亮：“这个字关键在右边的‘且’——这是一个象形字，是男人的生殖器；祭祀什么？首先是‘且’！”

别大方顿然崩溃，直笑得肚子抽筋，心想这家伙也弗洛伊德得太露骨了，就憋住笑：“用过‘且’吗？”老夫子朝他一甩手：“俗！”掉头走了。别大方朝门外喊：“回去问问浮士德怎么做吧！”

这之后，别大方忙着毕业谋职，再没时间跟老夫子拉扯。当年，别大方一度在党政机关和学术机构之间做选择，后考虑再三，还是去了省文联主管的一家刊物，因其义父大人在文联主席任上，斯地从政从文可以双进。可是，他过于乐观了，不久义父职位飘摇，他又老是言词过激，前途忽然晦暗不测。别大方大约以愤怒诗人的脾气隐忍了小半年，终于政文两弃，以“停薪留职”方式下海从商——另寻发达。这事发生在1990年，4791的同学都知道。

别大方去了江城的一家外资化妆品公司，很快当上经理。有一天，他从外地回来，办公桌上搁着一封信，信封上印有毛体的“汉江大学”，知道是老夫子寄来的，拿起拆开，信中写道：

“……此番致书为二事：一，汝今从商，坠入孔方，乃学人之耻，余不再与汝握手矣；二，汝以丈夫之尊从事化妆品之胭脂勾当，虽替汝羞作，然难拆同窗旧谊，愿赐汝助余之机会，昔日玛甘泪与余往来渐密，其颌侧生痘若干，似有蔓延之势，余几欲抚之，不敢试手，望汝速赠祛痘膏少许。声明：即使获赠，亦不得握手！”

看完信，别大方拍案大笑，引得几名文员一起冲进办公室，惊呼：“别经理怎么了？”别大方一愣，意识到自己身在外资企业写字楼，连忙合手致歉，表示对不起。众人窸窣而退，目光转折狐疑。

办公室安静下来，别大方再去看信，又欲笑，却掐着嘴巴凝住了：老夫子从前在书上嗅字和穿着“广式”花褂的样子，一时在眼前叠进叠出。他想，这家伙真够呆的，面对所爱竟“无以措手足”！明明同在江城，却不肯过江来取货，还弄一通之乎者也？难道本人从商真有那么堕落和反动吗？别大方决定，马上去公司仓库买两瓶祛痘霜，等下班后给他送去——这夫子，哪里晓得人在江湖身不由

己哦！

6

可别大方还没起身，老板打来电话，说上海的一个女阿拉投诉本公司美白产品用后过敏，事态闹得严重，他得立马飞赴上海公关。如此，别大方只好向长江那边的老夫子摇头一叹。行前，他向一位女文员塞出一百元钱，像日本人一样拜托了老夫子的事。

两个月后，别大方从上海归来，又可以在办公室坐班几日。一日午后，他随意翻阅桌上的《都市生活》报，在末版左上角看到一个豆腐块专栏，名为《汉字中的两性关系》，当期的“豆腐”是《“奸”的前世今生》，署名“别大方”！别大方一诧，赶紧查阅近期的《都市生活》，果然每隔两日的末版都有一块“别大方”制作的“豆腐”，共计已奉出十块“豆腐”，涉及的汉字有：

祖、妙、尿、婚、囡、耍、嫖、嫖、戏、奸

不用说，这是别不改干的！别大方皱起眉头，报纸从手中滑落了。他立刻去找拜托过的那位女文员。果然，女文员将一个邮包交给他，说查无此人，祛痘霜已退回。他接过邮包核实，原来收件人“别不改”被毫无理由地写成了“别必改”，不由歪头瞪起白眼，女文员却嘻嘻地笑：“不对吗？你就是这么说的——别必改嘛。”

当晚，别大方乘轮渡过江，来到汉江大学。老夫子的房门虚掩着，别大方破门而入，在老夫子还来不及抬起土豆脑袋时，将一叠报纸和两瓶祛痘霜拍到书桌上，气呼呼地不吭声，掏出烟来点燃。老夫子仰起瓶底眼镜，即刻嬉皮笑脸：“哟，稀客，终于大驾光临了！”一面夸张地伸出手，表示信上的“不得握手”可以撤销。别大方摆摆夹在手指上的烟，不理这一套，去床边坐下。

“怎么？”老夫子转身看着别大方。

“你说怎么办呢？”别大方噗出一口烟雾。

“我没怎么呀？”

“你在报上写些什么破玩意？”

“解字说事嘛。”

“屁！你这是堕落！”

“兴你堕落一生，不许我堕落一时吗？”

“我是我，你是你。”

“是啊，文章是我的，署名是你的，不失体面。”

“什么体面？扯淡！告诉你，你我情况不同，当今做小学的人不多，像你这样有成就的更加稀罕，你天生只配做学问，而且只配做小学！你要珍惜，你花了十几年工夫，是可以成为里程碑的，你不能心生旁骛，不能糟蹋自己！”

“可是，谁叫你不给我送祛痘霜的……”

于是沉默。老夫子起身倒一杯水，朝别大方示意，放到了床头柜上。过一会儿，别大方端起杯子喝水，老夫子就喜悦地讲述近况：他亲自去商店买了一瓶祛痘霜，送给玛甘泪——古兰的脸红红的，耷着头，接受了；但这瓶祛痘霜花去月工资的四分之一，想到爱情可能“断炊”，心里很是犯愁；恰于这时，在校门口遇上了江城大学的一个师妹，师妹现在是《都市生活》的编辑，寒暄时向他约稿，表示稿费从优，最后这一句令他心动，于是策划了《汉字中的两性关系》这个专栏。老夫子说，写过几篇后，忽然觉出一点新意——这样“解字说事”倒也是格物致知，可以析出诸多文化的根儿，譬如一个“婚”字，左“女”右“昏”，可见“婚”是在晚上娶女，在晚上行房事，也就是说，中国人文明后，只在“昏”时——晚上——做爱，不像动物，光天化日下交媾，毫无羞耻；也不像西人，喜欢大白天野合，人兽两性兼顾；至于嫖客娼妓，则是没有白天黑夜的界限，属于不用情义的发泄与买卖——“婚”是人造的，造字人的观念即文化，实乃文化造“婚”；中国有了“婚”字，有了婚习，自然就有了独特的婚文明、婚文化……老夫子说着，眼睛里的白光透过瓶底眼镜闪闪发亮，突然双手一摊：“老兄，你看咱们中国字多么有趣，它跟外国字不同，形音意，字字都有来历内涵，如果从小学的角度加以挖掘，搜集全体，那可是呈现了中国文化之根脉——文以载道，而字已载道啊！再者，现在《都市生活》因我的几块‘豆腐’很受读者青睐，这样，他们好，我也好，不也是知识经济、君子之道吗？”

老夫子的学术诡道几乎令人欣悦。既然如此，别大方夫复何言。他便端起杯子猛喝几口水，泯了兴师问罪的情绪。然后，他递给老夫子一根烟，鼓励他玩玩，老夫子拿着，端到厚嘴唇上点火，火机的火苗一吐，老夫子咳得脖子鼓胀起来。

“玛甘泪怎样？”别大方问。

“你是问脸上的痘痘？”老夫子使劲揉搓脖子。

“不，和你呢。”

“这个，有些进展。”

“交欢了？”

老夫子嘻嘻笑，说：“算是‘准欢’吧，那天她穿一件单裙来我这儿，我正